

韓非子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龍霧霧。而龍蛇與蟪蛄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
隕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
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
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
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
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
也。今雲盛而蟪蛄弗能乘也。霧醲而蟪蛄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
蟪蛄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

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烙炮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聖舜生而在

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尸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

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

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為的。設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王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

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其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貴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勑。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万乘之勑。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王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王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

官。雖知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日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

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王。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顛。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下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皆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治。楚申胥。伍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田齊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

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援臯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黼黻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黻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茅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頌。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眾。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

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數澤巖穴之間。或在圉圉繚繚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為可以明法。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眾人之口斷之。眾之所譽從而悅之。眾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賄。內構黨與。外接菴族。以為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眾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眾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

聖君明王。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菴族。偏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偏堯。禹偏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蹙然舉耳以為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摠菴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其君。取國者眾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眾傳國。最其病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為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蒲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

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煩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畝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其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王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王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設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誣。敢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王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尊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尊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

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嚴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悖慝純信用。心怯言時。謂之寔。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

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未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為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謫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

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畝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善剝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為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王擯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王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嚴居竄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